

两汉演义

▼下册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清〕清远道人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南昌）

非外借

〔清〕清逸道人 著

▼下册

两汉演义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东汉演义

目 录

第一回	
英君图治开三衅·····	429
第二回	
伪学趋权附五侯·····	432
第三回	
温柔乡成帝追欢·····	437
第四回	
麒麟殿董贤固宠·····	440
第五回	
掘后坟群臣荷锺·····	443
第六回	
摄君位宗室兴戈·····	453
第七回	
颂大诰群雄举义·····	457
第八回	
去号位太后生悲·····	466
第九回	
作符命大启边兵·····	473
第十回	
肆凶淫自戕骨肉·····	481
第十一回	
赤眉逞势斩廉丹·····	486
第十二回	
齐武兴师诛甄阜·····	491

第十三回	
闹昆阳南郊哭天·····	498
第十四回	
搜渐台宛市悬首·····	506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514
第十六回	
循钜鹿将佐归心·····	518
第十七回	
诛王郎邓禹入关·····	522
第十八回	
斩李轶光武即位·····	531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	537
第二十回	
赤眉败诸将平南·····	545
第二十一回	
吴汉朱浮激楚蓟·····	552
第二十二回	
盖延耿弇定梁齐·····	557
第二十三回	
马援入洛识真主·····	567
第二十四回	
窦氏请师封两侯·····	576
第二十五回	
扫陇西三将殒命·····	583
第二十六回	
灭子阳全蜀归心·····	591

第二十七回	
三边绩用伏波死·····	598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覃薄后尊·····	607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画云台·····	618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	629
第三十一回	
肃宗爱色容权威·····	636
第三十二回	
桓帝诛贤宠宦官·····	644

第一回

英君图治开三衅

汉朝自高祖起沛，引兵自南阳入武关，破秦；项羽背约，分王汉中；后得韩信，拜为大将，遂东出陈仓，定三秦；信复北举燕赵，东击齐，南会楚，五年之间，卒破羽于垓下。天下大定，定都长安。初灭楚时，建都洛阳，从蒯敬、张良之议，遂都长安。长安在洛阳之西，故后世号为西汉也。高祖在位十二年崩，传位与长子盈，是为惠帝。

帝仁孝，见吕太后所为惨毒寡恩，常怀不乐。一日，太后鸩杀御弟赵王，断其母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号曰“人彘”。召帝观之，帝大惊，哭曰：“此非人所为，朕何以治天下！”由此日惟饮酒作乐，不听政事，郁郁七年而崩。

帝无嗣，吕太后取他人儿为太子，立为少帝。后又杀之，更取他人子，立为后少帝，太后自临朝称制，尽封诸吕为王，欲灭刘氏之祚。幸得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协谋。太后崩，悉捕诸吕斩之，迎代王恒即位，是为文皇帝。帝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

文帝恭俭，有王者规模，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富庶。至景帝绍位十六年，遵守成业，蠲民租，减笞法，庾廩府，库充实至于朽不可

校。但刻薄尚刑名之学，以至激变七国，赖周亚夫讨平之。后亚夫子为人所告，事连亚夫，召诣廷尉，不食呕血而死。

武帝雄才大略，焕然可述。在位五十四年，表章六经，举俊茂，兴太学；又逐匈奴，通西域，平南越，开朝鲜，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可谓盛矣。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类秦始。幸其末年悔过，壬辰二月，亲耕于钜定，还见群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才能学术，又无阀阅功劳，特以前曾讼太子之冤，一言悟主。数月之间，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先是桑弘羊言：“输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壮健民诣田所，垦田筑亭，以威西方之国。”时上深悔既往之非，闻奏乃下诏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以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击车师，虽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数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自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教民治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岁，体壮大，多智。上奇爱之，欲立为太子，以其年稚，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光禄大夫霍光。后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帝崩，太子弗陵即位，年才十岁，是为昭帝也。

童稚之年能辨霍光之忠，惜天嗇其年，寿二十二岁而崩。帝无嗣，立昌邑王即位。王昏乱，淫戏无度。大将军光率群臣奏太后，废之。迎武帝曾孙病已入即位，是为宣帝。

帝在位二十五年，励精图治，信赏必罚，吏称民安。借乎治杂于霸，文景之治不复存矣！至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阉宦；贵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杀赵、盖、韩、杨，而后哀帝之诛大臣。故论其功，则为中兴之君；察其罪，则为基祸之主。按两汉凡二十五君，共坐四百二十六年天下，计西汉十三君，合王莽淮阳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东汉君一十有二，共年百九十有六。那二十五君：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篡，

光武明章和殇安，顺冲质帝桓灵献。

前部西汉演义，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读者费了数日功夫，只知得数年之事。其子孙坐了几年天下，孰为圣明，孰为昏暴，竟茫然不知，如看一两出戏文，热闹半天，还是有头无尾。至平帝如何失了国，王莽如何便篡了位，树必先朽而后虫生，做东汉的，更不叙明根源，这又叫个有尾无头，更是闷事。今重新演说光武中兴故事，顺便将西汉一代之事，约略补述在前，令读者于一代兴衰，了然在目。

且说宣帝太子名奭，温柔慈善，帝极钟爱。一日，所幸的司马良娣病死，太子大哭，痛不欲生。宣帝自进宫劝解，只是不乐。帝令皇后遍择美女于后宫。一家人子中得元城王氏女，名政君，其祖王贺，曾为绣衣御史。时政君年方十八，娇媚秀发，送入宫中，太子一见甚是欢悦，政君百体顺承，自不必说。年余，生下皇孙。宣帝大喜，取名骃，字太孙，常抱置左右，即成帝也。宣帝崩，元帝即位，立王政君为皇后。元帝宠用宦官，诛戮忠良，汉家元气剥削殆尽矣。

欲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伪学趋权附五侯

却说宣帝时有两位宦官，一名宏恭，官中书令，一名石显，官仆射，皆久典枢机。显尤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意指。元帝体弱多疾，以显中人无外党，遂委以朝政，事无大小，皆显自决，贵幸倾朝。时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与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同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望之、堪旧为师傅，帝信任之，因荐举宗室更生与金敞，为给事侍中，四人同心谋议国政。史高充位而已，由是与望之有隙，深结恭、显。

望之等既患许、史放纵，又疾恨恭、显擅权，乃奏帝，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之士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官，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帝闻奏不能决，恭、显遂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誉，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权擅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上曰：“数人皆国家重臣，未必如此。”显曰：“且致廷尉问之，看是如何。”上即准奏。一日，有事召堪及更生，左右回奏，两人系在狱中，须诏赦出。上初即位，不知致廷尉为下狱。大惊曰：“非但廷尉问耶？”立召恭、显责问，恭、显皆叩头，上大骂，又叩头。上无法处治，乃曰：“汝

二人且出视事。”二人出，立请史高商议。高即见帝，面奏曰：“陛下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下天，而先验师傅，但既下狱，宜因而决其罪，以免其官，不然中外纷然议论，更累圣德。”上从之，乃赦望之等罪，收其印绶，与周堪、刘更生俱免为庶人。后上念三人皆忠良，无辜削职，心甚不安，诏赐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复徵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恭、显惧其多言，因奏以为中郎。

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各处地震，殆为恭、显专权，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奏上，恭、显疑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词服，更生复逮系狱，免为庶人。会望之之子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恭、显复奏望之教子上书，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上曰：“太傅素守高节，恐不肯就吏、受耻辱，而致其死也。”显等曰：“望之前幸不坐罪，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又自托师傅之尊，若不屈之牢狱，塞其快快之心，则圣朝难以施恩厚矣。且人命至重，谁不贪生？今望之所坐语言薄罪，谅不致死，无足深虑。”上乃点首允之。显等即令谒者召望之，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可鄙乎？”遂饮鸩自杀。帝知之，大惊拊手曰：“朕固疑其不就牢狱，果杀吾贤傅。”却食涕泣，哀动左右。召显等责问，皆免冠谢罪，良久然后已。

是时前后地震日食，三月雪，霜杀桑，夏寒日青。刘更生乃上书曰：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萧韶九成，而凤凰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考祥应之福，灾异之祸，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则

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是时周堪、张猛在朝，石显等惮之。于是显及许、史皆言，灾异皆堪、猛用事之咎，遂左迁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后猛为显诬谮，令自杀。后贤读史谓堪、猛皆自取颠覆者，盖是时群小在内，主德不明，必无可为之理，恋恋于朝，何所补益，屡遭黜辱，宜矣。若周堪以受遗大臣，当望之饮鸩之后，称疾而去，不亦善乎！

有京房者，《善易》以孝廉为郎，屡言灾异有验，天子悦之，数召对。一日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陛下视今为治耶？乱耶？”上曰：“亦极乱耳。然今之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频频点首曰：“朕已谕。”房出，上亦不能退显。时宏恭已死，专权者石显，党与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亦用事，深疾房，欲远之，因建言以房为魏郡太守。去月余，竟徵下狱，杀之。初京房学易于焦延寿，延寿尝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学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然而不明乎消息盈虚之理，语默进退之机，才得为郎，便欲去上所亲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亦难乎其免矣。故占候前知之学，君子所不贵焉。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从而杀之，是乌足以为君哉。

帝优柔不断者十六年而崩。成帝嗣位，凡二十六年。初即位，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又封舅王崇为安成侯，赐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是月黄雾四塞，谏大夫杨兴等奏曰：“此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

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将军凤惧，上书辞职，优诏不许。

秋八月，有雨月相承，晨见东方。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宫殿中灾异叠见。乃召直言极谏之士，诣白虎殿对策，议者多归咎王凤。时儒者谷永有贤良直谏死格，知凤方柄用，阴欲自托，乃上书曰：

方今四夷宾服，皆为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无重合、安阳、博陆之乱。窃恐陛下听暗昧之瞽说，归咎无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诚深察愚言，解偏驳之爱，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进，益纳宜子妇人，毋择好丑，毋避尝字，以慰皇太后之忧愠，解谢上帝之谴怒，则继嗣蕃滋，灾异訖息矣。

杜钦亦仿此意，上了一本。上皆以其书，示后宫，即以永为光禄大夫。又悉封诸舅为列侯，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有京兆尹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王凤所举，见凤专权太甚，心头按捺不住，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实凤专权蔽主之过，辞语恺切。上召见，谓章曰：“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遂荐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上久闻野王之名，欲倚用以代凤。凤闻之，即称病，上疏乞骸骨。上兀兀不安，乃优诏报凤，强起之。又使尚书劾王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狱中。自是公卿见凤，侧目不敢正视。王氏愈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方而至。因而博取声誉，好士养贤，倾财施予。

刘向素怀精忠，尝作《洪范五行传论》，又上《列女传》《新序》《说苑》，因事著述以讽上。上心知其意，然终不能夺王氏权。至是复上封事，极谏曰：“王氏与刘氏势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今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

福也。”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然终不能用其言。及王凤卒，以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未封侯。曼子莽，字巨君，善事伯叔。凤临死，以莽托太后及帝，乃封为新都侯。时永始元年乙巳，越二十年乙丑，莽遂行篡逆。此按史记，至成帝酒色亡身，哀帝嬖幸盈朝，后作两回叙。

第三回

温柔乡成帝追欢

却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书日食者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日食地震三倍于《春秋》，水灾大旱则无以比数。绥和二年九月，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处地震，为自古所无。朝廷凡有灾，例皆召对，此时灾变叠见，吏民上书，无不以为王氏专政所致，上卒不悟。安昌侯张禹，以天子师，每有大政，必与定议。一日，帝至其私第。辟去左右，得吏民所言示禹曰：“上天示异，吏民不约而同，皆以为王氏所致。王氏一门，何以独能上千天象？刘向素称博学，亦以为然。朕终不解其义。经传颇有记载，吏民所言，亦颇合经义否？君老臣，学问非人听及，又朕所亲信，愿详言之，以决疑衷。”禹见自己年老，子孙弱，恐为王氏所怨，因谓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为诸侯相杀，夷狄侵中国。灾变之意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贡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此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上素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

时有故槐里令朱云上书求见，众公卿同在前，云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谓‘鄙夫不可与事’

君，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也。臣愿赐上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余。”上急问：“其人是谁？”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簇云下，云牢攀殿槛，御史强拉之，力猛槛折，云大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于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臣敢以死诤。”庆忌叩头，头破血流；上意解，然后得已。及后当治槛，上曰：“勿易，但辑之。留以旌直臣。”

却说成帝性耽酒色，尝与侍中张放等宴饮禁中，又尝为微行，出入市井郊野，远至傍县，斗鸡走马，常自称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即侍中张放也，宠幸无比，朝野不敢谁何，故假称之。一日，微行过阳阿主家，见歌舞者赵飞燕，大悦之，以为婕妤。飞燕本姓冯，父名万金，貌绝美，善为几靡之乐，闻者心动。江都王有孙女姑苏主，嫁江都中尉赵曼。曼幸万金，食不同器不饱，万金遂通赵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妇人。

主恐，乃称疾居王宫。主产二女，归之万金，长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姓赵。宜主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因谓之飞燕。合德嫩体膏滑，出浴不濡，而善音辞，轻缓可听。二人皆绝世色。万金死，冯氏家败。飞燕姊妹流转至长安，以组文刺绣，出入阳阿主家。至是入宫得幸，宠冠后宫，未久立为皇后。先是许皇后与班婕妤皆有宠。上尝游后庭，欲与婕妤同辇，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自飞燕入后，宠乃衰。复潜告许皇后、班婕妤，祝诅主上，遂废许后，而考问班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赦之。婕妤恐久终见危，乃求供养太后于长信宫，上许

焉。班氏一女子，吐属安闲如此，且始不挟恩怙宠，后能知机引退。有怨歌一首，至今词人传诵，歌曰：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飔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及上闻后女弟合德美，以百宝凤毛辇迎入宫。帝幸之，大悦，以转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帝求白云乡也。”号为赵婕妤。帝无嗣，赵后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婕妤倾心翊护之，后终无子。后宠少衰，合德益贵幸，为昭仪，居昭阳宫，皆以黄金、白玉、明珠、翠羽饰之，自来后宫未尝有焉。时帝病缓弱，太医万方不能治，遍求奇药，得慎恤胶以遗昭仪。每进帝一丸，一幸昭仪。一日，醉后兴狂，乃进帝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休。抵明，宫中忽大哗，众官奴内侍大惊，齐集宫门。

未知何事，下回再为分解。